



本土文本

对戒(小说)

□澜波

小兰与小孟恋爱数年，最近准备谈婚论嫁。小兰对于彩礼的金额和婚礼的举办形式都不太介意，可不能说她完全没有小心思，她盼着小孟能定制一对戒指，这是她的执念。前几年，市区新开了一家全国连锁的大品牌金店，里面有一项特别的服务，可以预订星座对戒，前提是男女双方互相手写一封预订书，字数不限，但必须满含独特的深情，起码打动三位商家特聘的专业评价师，才能预约成功。这种猎奇的销售模式，吸引了很多年轻情侣。商家还运用了饥饿销售的方式，每个城市一年只放出十个名额。

小兰一听说这特别的售卖方式，就觉得好浪漫，当时还在上大四，自己从小练书法的，现在又念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幻想着找个又会做文章又写字好看的朋友，结婚前就可以去订购一对。现在，这些外在条件都满足了，小孟的字不赖，王体赵骨，很好看，小孟同学又都夸他在学校时就文采好，那想来相互写个预订书没太大的问题。小兰在小孟耳边念叨过几次，明示暗示都用上了，小孟始终没什么反应，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丝毫看不出有去定制的迹象。

小兰暗暗伤心了几回，心里开始胡乱琢磨。空闲时小孟都和自己在一起，他脚踩两只船的可能性应该没有。到底是什么原因？金价是在飙涨，定制款对戒确实贵了许多，可这也不是问题啊，凭小孟现在的经济能力，婚戒价格还不至于是阻碍他行动的原因。放在整个筹备婚礼的费用中，这笔钱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百思不得其解，小兰得出结论，只能是小孟没那么在乎她。小兰知道自己不是小孟的初恋，这件事情小孟从来没有瞒她。小孟的初恋女友是他大学同学小虹，在学校里爱得死去活来，毕业的时候各自回到家乡。小虹也提出过让他买这款定制对戒，而且加了限定词是“立刻”“马上”。那时他还没有找到工作，根本买不起，而且就算买得起预约得上，还需要半年预约期。他只有许诺，将来结婚的时候一定去提前定制，见证彼此爱的心意。出乎他意料，小虹以此为由，是“立刻”“马上”提出分手。过了不久就听说小虹结婚了，嫁给了当地一个家里有权有势的官二代。残酷的现实深深刺痛小孟的心，他下了决心，这辈子都不会定制这个牌子的戒指。

他们大学毕业时分手的手，小兰是知道的，但具体的分手原因小兰不清楚，还以为异地相处导致的。这是小孟心中仅存的一点秘密，是一根没有完全拔除的细刺。和小兰相爱之后，他发现小兰善良、温柔、体贴，这是成熟看待世界之后的爱，不是年轻时懵懂冲动的疯狂，他对年少时的求而不得释怀了，他很渴望和小兰马上走入婚姻殿堂，但对这对戒，他是本能排斥的，这是内心深处依然不能释怀的伤痛。他，完全没有定制的意愿。

偏偏小兰对于对戒的渴望，超出了戒指本身。她想来想去，想多了，就把买不买这个对戒的问题上升到小孟爱不爱她。女人的矜持，似乎不允许她再三提出这个事情。她就这么窝着一团火在心里，说不出口，又拿不下心来。好在小兰和小孟谈恋爱，说好了要坦诚相待。小兰想了想，就别这么折磨自己了，干脆直接挑明了说。

小兰认真地盯着小孟的眼睛说：“我好想要那家的预订款戒指啊，我们能不能写个预订书去试试看？”小孟心里一惊，怎么小兰哪壶不开提哪壶，前

几次小兰没明说，他可以含糊过去。他面露犹豫：“这……这……”但他同样真诚地望着小兰的双眼说，坚定地说：“我真不喜欢这个品牌，能不能换一家？”

恋人之间是有默契的，小兰忽然就感到了小孟对于这件事的避讳程度。她在那个瞬间，明白了不是她和他之间出了问题，而是小孟听见这个品牌名时脸上折射出来的本能抗拒，算了，说了要彼此坦诚，但也可以允许对方有关于过往的秘密，不想说的时候也强求不来。

独处时，小兰闭上眼睛，回忆和小孟的过往，那些真实的幸福感涌上心间，她在这一瞬间突然转念，放下了关于这个品牌对戒的执念。

之后，每次再路过这家品牌店，小兰依然会慢下脚步，转过身去看店门口这欵定制对戒的大幅广告。因为自己仍然坚定地选择了小孟作为人生伴侣，那对戒仿佛已是此生不可再拥有的浪漫。但她看过之后，依然心情平静地坚定地向前走。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有些浪漫，终其一生也不可求；有些爱意，在普通的日常生活里真实存在。谁知道，哪是错，哪是对。

给我一个帕米尔式的拥抱(散文)

□无非

读小学时，我在地理课上知道了帕米尔高原——当这里的太阳升起，光明就照耀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读大学时，我在古代地图上再次遇见它，那时它被称作“葱岭”：山脉纵横交错，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参加工作之后，我的第一份教学任务是教授6个班的历史课程，其中包括两个新疆班。学生们大都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喀什地区。暑假备课时，我忍不住想象，即将叩响教室木门的八十双小皮靴，是否还沾着慕士塔格峰的雪粒与牦牛的蹄印，而他们明亮的眼睛，定会像帕米尔高原的繁星般闪亮。

同事听说我要教新疆班的历史课，拍着我的肩膀大笑：“你会得到最热烈的问好和拥抱！”

第一节课上，长长的名字朝我扑面而来——“比拉力……”我正犹豫要不要念全名，学生们已喊起来：“老师，他叫Larry！”他们争着做课代表，只为能去办公室交作业，用唱歌似的声音和老师们打招呼。若有人未完成作业，其他同学会严肃地说：“老师，他应该向您道歉！”下午犯困时，他们会主动要求站起来听课。艰涩的古文材料对于高中生来说尚有些难度，回答问题时，难免支支吾吾，但是课堂气氛永远活跃。每节课上，从开始的“老师好！”到下课铃响起时的“老师辛苦了！”，他们始终保持高昂的热情。

有一次周一上午的课，我提前几分钟到达班级门口，一个小男孩猛地拉开教室门，大喊：“老师，今天是艾则麦提的生日！”全班同学眼巴巴地望着我。

我突然想到刚学过少数民族语言，转身在黑板上写下祝福语。台下欢呼雀跃，我慢慢地念出祝福语，声浪就像海水退潮，慢慢地静默下去，随后响起热烈的掌声。艾则麦提红着脸，课本在他的手里被卷来卷去，腼腆地说：“谢谢老师！”那次课上，我们讲了两次鸦片战争，也许在他们的心里，这节课的板书，有点混乱有点特别。当他们读高三时，再次复习这段内容，他们一定会想起艾则麦提的生日，那个洋溢着爱和欢乐的课堂。

对于历史学习，他们总是抱着极其珍重热忱的态度，每节课后，我回到办公室，总有一群孩子追到办公室刨根问底。期中考试，他们考出了年级第一的好成绩，让我倍感欣慰。我在班群里把好消息告诉他们，他们回复：“老师，可不可以把所有人的成绩发给我们。”我本在犹豫，担心有些学生不愿意公布成绩，他们在群里补充道：“我们想知道差距，更加努力些。”

记得去年11月，去东方绿舟军训的最后一天，全体学生进行文艺汇演，这个班学生的舞蹈最为精彩，也最受欢迎。学生们跳成了一个圈，跟着旋律抖动肩膀，像一片芦苇，从舞台这一头荡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荡到这一头。他们如草原上逆风拂动鬃毛的骏马，在每个用毫秒拼接的瞬间，被开破的阻力，把忧愁和烦恼甩到连绵雪山的缝隙里。

他们从小呼吸着青草的香气，眺望着旷野的大风车、鹰隼和墨绿的山巅。所以他们分外想念遥远的家乡，对于“家”这个词格外敏感。有次周五的课上，我随口说：“周末回家，大家认真复习……”他们立刻嚷嚷起来：“老师，我们不能回家！”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找个台阶让自己下来：“你们周末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呀？”他们开始一个个数，舞蹈表演、参观博物馆、去体育公园长跑比赛……下课后，他们来和我聊天，告诉我他们民族的团结故事，他们会买

白糖、买蜂蜜、买清油、买面……他们会赛马和跳舞。说到冬天，他们的眼睛亮起来，大雪覆盖了天地，牧民的马队拉着爬犁，在雪地里踩出密密麻麻的脚印，马群和牛群像白纸上的墨点，雪地里蒸腾起一片雾气，如仙境一样朦胧……上海的冬天是寒冷的，而他们的冬天，也是热气腾腾的。

寒假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下课铃声响过，我正准备回办公室，两个学生从黑乎乎的走廊里探出了脑袋：“老师，这个学期没有历史课了吗？”他们问。我逗他们：“是的，是是很开心！”他们很聪明，马上反应了过来：“不——开心。”短头发的女孩子冲过来，抱着我，说：“老师，明年见。”

教学楼的灯一盏一盏地熄灭，猛然之间，刮过一阵穿堂风，她亮晶晶的声音吹散在长廊里，与空气摩擦着起起落落，渐渐地飘起来。在黑暗里，她的眼睛如同帕米尔高原的繁星，那样清亮动人。我看了看手机，此时，九点四十。在这样一个上海的冬夜里，我感觉脸颊热热的，即将到来的新年，正用一种全新的丰盈姿态，在朦胧的树影里，给我一个帕米尔式的拥抱。

在海南赶海(散文)

□陆汉洲

我和在海南度假的邻居老李，每天用完早餐就会沿着海滩前往清澜半岛方向，进行健步有氧运动。有一天，我们忽然萌发了赶海的冲动。

清澜半岛凸出去的那个海角，向外海筑有一条长长的挡浪堤坝，堤坝上建起了几座高耸的航标灯塔，远远望去，那些灯塔俨然一排排阵的捍海卫士。坚实宽阔的坝体，全由嶙峋的块石构建而成。随着潮汐的变化，堤坝时而裸露出水面，时而被潮水淹没。天长日久，潮涨潮落，这条挡浪堤坝两侧的嶙峋块石间隙，便成了众多贝类海洋生物寄生的乐园。

过去远眺这条堤坝，感知是朦胧的。今天走上去，真正感受到了它的凶险。走在乱石丛生堤坝上，简直像在跳着蹩脚的芭蕾。脚下的石头，每一块都是张牙舞爪的。一步一颠，步步小心。我和老李互相提醒着，小心点儿，摔着了可不是玩的，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比我家的老李，也已年过花甲。

往前走了五百多米，我开始在堤坝

两侧搜寻猎物——海红之类的宝贝。我有备而来，带了把小刀和一只马甲袋。老李啥也没带，已将我远远地甩在后头。

终于发现了一个海红，它紧贴于两块乱石之间的石缝里，海水随着波浪，颇有规律地荡来涌去。这一只海红便一会儿没入海水里，一会儿又从海水里冒了出来。哗——哗——哗——，海浪一波波涌来，还没等我的手触摸到石缝间的海红，我的脚再次退缩至海浪打不着的原地。几经反复，我便横下心来：不就是湿个脚吗！既然赶海，哪有不湿鞋的！当我不惧汹涌的海浪，干脆站在海水里捉拿的时候，这个海红便乖乖地被我俘获了。代价是不仅湿了鞋，且手上被锋利的石头棱角和依附在石头表面的尖利贝壳划了数道盈红的口子。

有了获得第一个海红的经验，我的马甲袋很快装进了十多个海红。老李很快也很来喜讯，说他抓到了一个大的，并大声喊道：快到前边来，越往前走越多。从前头往回走的赶海人遇见我，

也对我说：别在这里耽误了，前头多的是。想想也是，离岸越近的地方，被一拨拨赶海人扫荡的频率越高，偶有漏网的，猎取的难度也特大。我发现的第一只海红，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我加速前行。在第二座灯塔旁，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海红藏匿的大本营，两簇抱团的海红，紧贴在背阴的石壁上，涌来涌去的海水，在很难下手的石窟窿里进进出出。显然，正是来来往往的海水，赐予了这些海洋生物丰富的营养。

老李喊我返回，我却有些不舍眼看就要收入囊中的猎物。偏偏好事多磨，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眼看就要到手的那一簇海红，一不小心，又掉进了石缝的深窟里。咋办？我的双手已为此又增加了几道盈红的口子。不能打消耗战，再消磨时间了，我决定对另一个目标下手……

老李和两位赶海人在距我不远的堤坝上聊天等我。过了一会儿，我也和他们仨凑到了一起。和老李聊天的赶海人是一对年逾六旬的陕西咸阳

夫妇，他们说，据说最初来这里赶海的人，不到一个小时在近岸堤坝上就能收获一二十斤生蚝和海红。这些年赶海的人多了，近岸这边基本没有了。

不经意间，从坝头过来一个身穿潜水服的老者。他收获颇丰，十公斤装的编织袋已经鼓鼓的了。他是来自北海道、旅居海南的日本人。我忽然感到有点面熟，原来他是每天在我们小区前面大街上摆摊卖海红的老汉！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问，你每年都来中国海南过冬吗？他说是的。日本北海道的冬天一定是很难熬的。北海道老汉说话显得很谨慎，不愿多说一句话，甚至一个字。

回到家才发现，这次赶海由于没戴手套，我获得了三十六个海红，却付出了双手留下大小二十五道伤口的代价。然而，这一次赶海体验带来的美好和快乐，已在我的记忆深处挥之不去。那漫染着鲜血的二十五道伤口，仿佛是我心中二十五枚血红的永不凋谢的美丽花朵。



江海新韵



春风渡(组诗)

□吴华

◎夜宿峨眉山
散雪纷飞
奔劳一天的我们住在山上

夜里
有压枝断裂的声音
有稀碎的脚步经过
比一个人的叹息还轻

夜晚的窗前
我见尘世披着素衣

醒来的清晨
我见万木捧出琼花

◎山行
路湿哒哒的
仿佛山顶藏着
一场落不完的细雨

满目青翠
几丛野花
都是我们沿途带不走的风景

卖拄杖的老妇人
站在前方拐角处

在等一个上山又下山的人
从她的手里
认领属于自己的悬崖

◎婆婆纳
还是老地方
又缀满了纷纷的蓝

一定不是去年的
可我愿意它们是上个春天
遗落在我眼睛里的
那几朵

翻越季节的栅栏
一次绽放 一次归来

像一个人跋山涉水
只为一转身
能遇见熟悉又陌生的自己
满怀风雨
一肩星月

◎每个春天
每个春天
我都会尝试去解读一种鸟语
练习爱上一朵具体的花

从万顷起伏的水波里
提取出想要的宁静

东风拂掠
有时是醒来
有时是重生

◎心思
阳光好的冬日
我喜欢在阳台上小坐

墙角有生长的吊兰 君子兰
还有一盆碰碰香

整个冬天
它们都固执地
守护着那一小片绿色

整个冬天
我们怀着一样的心思
为这个世界开几朵
无意义的小花

◎二月的草坪
点点新绿
从我的眼底铺开

再过几日
会有孩子们在上面放飞纸鸢
会有彩色帐篷
为世界撑起童话的屋项

等不及了
我看有人已经睡在了草
坪上

出于对春天的信任
一个人把自己当作秘密
坦呈给了大地

◎春天里
一种绿一种语言
一朵花一种表达

春天不缺能言善道的嘴巴
少的是懂得倾听的耳朵

人群中
我愿意是始终保持安静的
那一个

只让东风站在门外
只许乱水止于心口

◎玉兰
每棵玉兰树上
都住着一位魔术师

站在东风里的人一抬头
就有无数白鸽子、粉鸽子亮
在眼底

端坐枝头
它们用羽翼
一点点压住世界的喧嚣

这些谜一样的鸽子
每年都会衔回一个春天
从未名的远处
也从我迟钝的心上

◎春风路口
柳枝拂过额头
留下轻盈与绿色

梅花落在踝边
绕不过落寞纷纷

河水荡漾
收藏几点粼粼的波光

小南风吹来的
都像新鲜礼物

春风路口
无人知我囊中羞涩
无人解我怀抱锦绣

◎春风渡
一切又是新鲜模样
阳光、空气、绿色
仿佛一伸手
我就能触摸到世界
最柔软的部分

醒来的翅膀
动情的溪水
怀着花朵的枝条

眉间还挂着冬天的锁
心上还打着霜结

唯春风解意
一遍遍拂我发梢，衣襟
只为再一次渡我眼神清亮

◎早起的人
早起的人
会收获一条寂静的大街
一路上疲惫的灯光

早起的人
会遇见那些起得更早的身影

有人
忙着为世界洒扫庭院
有人在生火
再一次支起一个热气腾腾的

人间
我只是经过
从无数错过的清晨里
捡起一个眉睫点霜
踝间沾露的自己

